三上三清山(四)

藝術天地 趙之境（原名趙志華）

第三次來三清山，是在2011年5月。那年，受玉山縣文化館王積群館長邀約，我與師弟韓斌、黃彥華相約，攜家人陪同張寶珠先生赴三清山采風。張寶珠先生師承山水大家黑伯龍先生，是享譽齊魯、名揚全國的山水名家，寶珠先生性情豪爽、和藹可親，筆墨造詣獨到深厚，深受齊魯畫壇推崇，在京城亦聲名遠揚。先生經常赴京，我也有幸常伴左右，得以有機會討教。

5月9日清晨，我攜妻兒驅車前往濟南，與張寶珠老師、韓斌、黃彥華兩位師弟會合。張老師早已為我們安排好住處，預備翌日一早動身奔赴三清山。

次日清晨，我們將寫生畫具、文房器物盡數裝車，分乘兩車啟程。張老師偕夫人、孫女，由專職司機小郤與韓師弟同乘一車；我則駕車，載着內人、小兒，以及黃師弟和他的女友。小郤在前引路，我緊隨其後，兩輛車宛若兩匹馳騁於草原的駿馬，向着三清山進發。

濟南至三清山，路途逾千公里，一路走走停停，足足行駛十三餘個時辰。自濟南南下，一路風物鋪展，恰似徐徐拉開一卷山水長卷：齊魯大地平遠沉穆，宜以重筆落墨，留存北派山水渾厚的風骨；途經琅琊山，古亭隱於茂林，清泉藏於層樹，是含蓄蘊藉的文人小景；繼而轉入牯牛降，澗谷幽深，林泉鬱茂，水氣蒼潤，最適合以積墨層層鋪陳；及至弋陽龜峰，丹霞石骨奇巧，赭色玲瓏，是踏入贛地之前一段靈動的過渡；待到三清山，奇峰拔地而起，雲嵐往復飄盪，松石相依，煙霞無定。一路筆墨，由厚重漸轉清潤，由雄強而入空靈，南北山川氣韻次第變換，盡可收於寫生冊頁之中。

將近晚間9時，我們終於抵達三清山。王積群館長前來接應，一行人落腳山下民宿。此番攜同家眷孩童，我們便決定常駐山下，每日搭乘索道上山采風。

次日，一行老少十數人搭乘索道登上山巔。記得那日天朗氣清，碧空如洗，視野遼闊。這一日，我們緩步漫遊，遍覽勝景。張寶珠老師並無提筆作畫之意，他說，采風寫生，不是甫一落腳便伏案揮毫，先要靜心觀察、體悟山川，揣摩山水神韻，感受它獨有的魅力；待到心中有所感發，胸中醞釀好章法，落筆之時，自會一氣貫通。那日十分從容自在，我們靜聽先生講寫生用筆用墨，論筆力、運筆緩急的變化，暢談立意、取勢，以及氣韻在佳作之中的分量。眾人聽得如癡如醉，看着嬉戲的孩童、相伴的家人，恍若置身仙境。待到傍晚乘索道下山，一日所見、所感，如同影片在腦海重播。第一天，便這般安然喜樂地度過。



●敦煌記憶．飛馬 90cm×97cm 紙本設色（2026年） 作者畫作

早期的轎子

舊夢難忘 沈西城

我上世紀五十年代到香港，那時街上還有人力車，我因為有暈車浪毛病，不宜坐汽車。除了電車，偶然會以人力車代步。大姐帶着我坐上人力車，由北角拉到銅鑼灣，沿途看風景，十分恣意。我們有鄰居黃叔是老轎夫，他說香港最早的交通工具是轎子。根據劉德斯的文章，「中國古時已流行轎子，十八世紀傳入巴黎與倫敦，成一時風尚，至1821年，倫敦聖詹姆士廣場最後一個轎站才告結束。」真教人詫異，原來外國轎子竟源於中國，要到二十世紀被中方淘汰。黃叔還指出轎子在香港的歷史，要比人力車早，開埠時已有轎子，那時候香港的轎子非常多元化，有兩人抬的，有四人抬的，也有八人抬的，端視乎排場而定，其中以八人大轎最為威風。

八人大轎通常是富貴人家私有，多用於婚嫁場合，八人大轎抬着新娘，沿路敲鑼打鼓，威風八面。我從未坐過轎子，只在兒童時隨長輩入片場，坐上道具轎子過過癮，緬懷一下古風。轎子分兩種：「自由轎」和「公眾轎」。「自由轎」者即廣東人所說的「私家轎」，有錢人家專用，去任何地方都可以。「公眾轎」則停於轎站，讓公眾乘坐，又稱「街轎」。

黃叔的上一代也是轎夫，他說十九世紀的街轎收費以兩人抬者計算，10分鐘收毫半；15分鐘收二毫；半小時收三毫；一小時則收四毫。不要看輕一毫，那年代一毫大過天。一般人非必要都不會坐轎子。不過大戶講派頭，出入一定要坐轎子，且不惜僱用十多名轎夫，穿着清一色制服，吹笛奏琴，路人圍觀如堵，好不威風。

轎夫多為潮汕、客家人士，全為親戚或兄弟拍檔抬轎，因為抬轎要講合作性，否則左右搖擺，進退兩難，會遭客人斥罵甚至毆打。

轎子全盛時期是在十九世紀末，公務局統計，全港有轎460頂，到1920年數量超過1,200頂。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汽車、巴士、電車陸續出現，轎子漸被取替，如今轎子已成古董，放列博物館。

熱愛生命、繼續勤奮的李錦滔教授

淑梅足跡 車淑梅

香港每年11月第二個星期六是「器官捐贈日」，中央登記名冊人數突破了42萬，而星期天「香港腎臟基金會」和「香港器官移植行動組」在將軍澳紀念花園舉行秋祭向102位捐贈器官的「大愛恩人」致敬。近日香港更舉辦了「香港腹膜透析優先政策40周年」研討會，各地專家聚首一堂，主辦者是亞洲第一位榮獲美國腎科學會頒發終身成就獎的國際腹膜透析學會會長、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主席、國際腎科權威、著名音樂劇團「演戲家族」董事局主席李錦滔教授。

40年前為何香港會成為腹膜透析（洗肚）先驅？李錦滔教授解釋：「現代慢性腎病好常見，世界約有十分一的人口染病，嚴重者需要接受透析治療才能維持生命，當然最理想就是換腎。洗腎分兩類，一種是血液透析俗稱洗血，另一種是腹膜透析俗稱洗肚。回想1985年有關方面決定讓腎病病人優先選用洗肚治療，轉眼40年。其實洗血和洗肚各有好處，當然我是洗肚推行者，會有少許偏心。先說洗肚，我們會在病人的腹膜即肚的位置接駁一條小管，每天換水三次，每次將一袋兩公升的水灌注入肚內，大概6至8個小時。我們的腹膜有彈性也有天生透析的作用，其實不少病人已經很少小便，灌入兩公升水之後可能排出2.3公升，即是病人300毫升多餘的水分同時靠那條管排走，之後又擺放另外兩公升的水入內，其餘時間病者可以自由生活，飲茶、看戲、返工、返學都可以。」

「洗血就要在病人的手部做一次小型手術，製造一條血流量足夠的通道，需要時用針插下去，從血管抽血出來經過透析機將血液裏面的壞物質帶走，每次4至5個小時，抽血每分鐘抽250毫升，經過清洗後會再輸回病者體內。洗血一個星期做兩至三次，可去醫院或者透析中心進行，洗肚者可在家中進行，時間更容易自主安排。」

在40周年研討會中，大會提及2040年全球第五大影響壽命的病就是腎病，李教授要我們特別留意糖尿病，「香港需要接受替代治療即洗肚洗血的新症病人，一半因為患有糖尿病，另外，大概20%是腎小球發炎，其餘可能因血壓高等等。」

提起李錦滔教授，新一輩都謹記教授教誨「醫人」和「醫病」的分別：現在全世界都有研究，如果病人情況較差是否還需要繼續洗腎嗎？如果他有6個月生命，當中4個月是住院或者出入洗腎中心，自主生活只有兩個月。但如果同一個病人，他不洗腎只有4個月的生命，但他不再需要往返中心洗血，或者在家中換水洗肚，他可以自主生活。其實，我們應當多關懷了解病人和家屬的看法，他們着重什麼？不能單憑醫病就去洗腎，我們要從多角度去看。什麼對病人最為重要？這是第一條要問的問題。

李教授一再強調：未知死，焉知生？人生有限期，要好好珍惜，如果走時器官OK，既然帶不走，不如留下來，能夠捐贈器官延續他人生命，是一種福氣。他呼籲登記器官捐贈，他日天上人間都得到平安快樂。再次多謝李錦滔教授的提醒，「醫人」和「醫病」同樣重要。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主席李錦滔教授指出「醫人」和「醫病」同樣重要。 作者供圖

百家廊

舊時光的聲響

劉志華

遠去的時光，多半藏在舊聲音裏。早年的歌聲格外稀罕，從一台台機子中，緩緩飄進耳畔。

我上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家裏有一台收音機。依稀記得是個黑匣子，長方形，放在屏風下的香桌上。那時鄉村還沒通電，機子裏裝着三圈牌的大電池。收聽時得把天線一節一節拉出來，慢慢找信號。

調台是件磨人的細活，一點一點慢慢擰。起初滿耳沙沙的電流聲，密密麻麻，像秋夜裏草間的蟲鳴。指針慢慢滑過頻段，冷不丁撞進一截人聲，趕緊往回撚一點，聲音又沒了；來回挪一點，那聲音像同你捉迷藏，時強時弱。折騰許久，才能把台鎖住。

那時聽的多是新聞，好像還有客家山歌，偶爾也會收到敵台，大人說聽了會被抓起來，嚇得我趕緊調台。小孩子聽收音機也就圖個熱鬧。夏天的午後，我常躺在長板凳上，蹺着二郎腿，搖着蒲扇，聽收音機裏似懂非懂的話，想着這小小的匣子裏，怎麼裝得下那麼多聲音？聽着想着，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姨丈是中學歷史老師，住在我家隔壁。他有一台放黑膠唱片的唱機，碟片轉起來，把針輕輕放上去，歌聲就一圈一圈轉出來了。聲音像留聲機裏出來的，有一股老上海的味道，軟軟糯糯。那個年代，能這樣聽歌，算是件奢侈的事。我至今記得那些調子——「山清水秀太陽高，好呀麼好風光……」「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帶着點舊、帶着點遠。還有《採檳榔》，「高高的樹上結檳榔」，調子輕快俏皮，我一邊聽一邊琢磨：檳榔到底是個什麼東西？甜的還是酸的？我也好想嘗嘗。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父親買了一台答錄機，還有幾盒龍飄飄的磁帶。磁帶塞進去，一摁，就唱起來了。A面聽完了，翻過來再聽B面。《美酒加咖啡》《最後的夜快車》《心上人》。那時我才上小學，也不知道什麼是心上人，卻一遍遍跟着唱，每天餵豬，還唱給豬聽。

有時聽着聽着，歌聲忽然變調了——夾帶了，得趕緊按停止鍵。打開小門，把卡在轉輪上的褐色帶子輕輕拽出來，要用巧勁，不然容易扯斷。拉出來的帶子像速食麵一樣，歪歪扭扭一大堆，一定不能心急。找根鉛筆插進磁帶一頭的圓孔，沒鉛筆，手指也行，一圈一圈轉，邊轉邊把帶子捋清楚。繞得服不服帖，全憑手感，收得平平整整，下次放進去才不會又夾。這都是跟父親學的。

家裏的答錄機換了幾次，聲音一次比一次好。母親卻嫌父親不會過日子：「光知道享樂，不曉得存錢。」父親為了讓音效好一點，還特意找來矮罈子，把喇叭往罈口一扣，再把音量調大，重低音一下就出來了。客家話講，這叫「很咚」。每次換新機時，父親總會重新教我和母親認那幾個鍵：暫停、開門、快進、快退、播放、錄音。我一個人在家，就擺弄起錄音來。把父親給的那盤空磁帶放進去，按下錄音鍵，扯着嗓子唱，錄好了，一遍遍聽，自我陶醉，還想着長大了也要當歌星。

後來家裏有了黑白電視，為了看着像彩電，還特意貼了張彩色濾色膜。電視裏天天放「燕舞，燕舞，一曲歌來一片情」。答錄機一代代升級，家裏也換了台8080。過年時，一早起來就放賀歲歌，聲音開得老大，「每條大街小巷，每個人的嘴裏，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恭喜恭喜……」滿屋子都是喜慶的調子，裏頭還夾着鞭炮聲、鑼鼓聲，好不熱鬧，年味兒一下就出來了。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二哥從深圳回來，買了台影碟機，能唱卡拉OK了。在那之前，去縣城的卡拉OK廳，唱一首要兩塊錢。自從家裏有了這台機子，朋友們偶爾會來過把癮。笑聲、掌聲、歌聲混在一起，把一個家的夜晚，填得滿滿的。不過碟片這東西嬌氣，一旦有了劃痕，畫面就一跳一跳的，聲音也跟着磕絆。

現在呢？一部手機，裝下了所有的歌。指尖一劃，想聽什麼歌都行，還能連音響。可有時候，我偏偏還會想起那個趴在收音機前轉旋鈕的下午，想起姨丈家唱機裏那些老上海調子，想起爸爸給我的那盤空磁帶——錄了哪些歌，早就不記得了。

未到12月的聖誕燈火

點滴 陳復生

日曆還停留在11月下旬，秋風尚未吹涼，金鐘太古廣場已急不及待地換上了冬日盛裝。今天路過，只見中庭被璀璨的聖誕氛圍緊緊擁抱，連帶廣場內的大小商店也換上了節慶櫥窗。明明離平安夜還有整整一個月，場內卻已是人頭湧湧，遊人明顯比平日多，舉起手機打卡的、提着大袋小袋戰利品的，空氣中提前湧現着濃郁的假期熱潮。

這幾年，香港的聖誕節似乎來得一年比一年早。過去我們總習慣待12月微寒之際，才開始在街頭尋找紅與綠的蹤影；如今尚未踏入臘月，維港兩岸的冬日小鎮已然亮燈，各大商場的聖誕樹拔地而起，加上近期全城熱議的演唱會盛事接連登場，整座城市彷彿被按下了快進鍵，提前進入了年終狂歡模式。

有人說，這是零售市道在年底衝刺的必然手段，商家把節日戰線越拉越長，就是想藉着璀璨的燈飾與華麗的陳設，催谷這股「提前的消費情緒」。誠然，商業世界的算盤總是打得極響，但置身於太古廣場的人潮當中，看着一張張在暖黃燈光下顯得格外柔和的笑臉，驀然覺得，這不僅僅是商家的推波助瀾，更是都市人集體渴望「逃離日常」的心理投射。

過去一年，大環境的起伏與生活的節奏依然緊繃，每個人心裏或多或少都壓着幾分疲憊。當現實的壓力難以一時消解，人們便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名正言順的藉口，去買一份取悅自己的禮物、赴一場熱鬧的聚會，或是單純在華麗的櫥窗前駐足片刻，享受一點不帶負擔的儀式感。這種提前引爆的「冬日經濟」，說穿了，大家購買的並不只是物質，而是一份即時兌現的「情緒價值」。

離開商場時，夜色已深，金鐘的車水馬龍依舊繁忙。回望那片被燈火點亮的玻璃幕牆，我忽然釋懷了這份「超前」的節日感。管它日曆翻到了哪一頁，只要這座城市裏的人依然願意為一盞燈飾停下腳步，依然懂得在微涼的秋夜裏為自己製造一點溫暖與盼望，這份提早到來的聖誕熱潮，便有了它最動人的意義。



●金鐘太古廣場已急不及待地換上了聖誕盛裝。 作者供圖

《女神配對計劃2》

娛生樂與「路」 路芙

無綫戀愛真人騷《女神配對計劃2》播出以來，收視與話題齊飛。5位女神何沛珈、陳若思、俞可程、阮嘉敏、郭珮文，聯同十多位「求愛勇者」，在水上樂園騎膊馬、在電話亭裏心跳告白，畫面確是熱鬧繽紛。然而，每當這類「女人搵好男人」的配對節目登場，總伴隨一種兩難的討論：究竟是真心尋愛，還是藉機上位？參與者為了「火」而接近高富帥，又是否必然可恥？

先說這類節目的賣點，它之所以有人看，核心不在於「配對成功」的結果，而在於過程中的不確定性與人性展演。監製莫文浩講得坦白，香港過去沒有藝人公開交友的綜藝形式，而無綫女藝人常年忙於工作，往往忽略了愛情。觀眾看的，與其說是「女神如何揀男人」，不如說是「一個條件不俗的女人，在鏡頭前如何面對選擇、拒絕、被拒絕，以及隨之而來的情緒起伏」。主持林盛斌強調節目「沒有既定劇本」，所有決定由參與者自行判斷。正是這份「冇劇本」，令人與人之間的張力變得可觀——誰對誰心動、誰中途轉軚、誰在最後關頭退縮，這些無法綵排的瞬間，才是真人騷的真正貨幣。

但節目的另一面，也確實無法迴避：它同時是一場曝光度的遊戲。內地《心動的信號》系列捧紅了不少素人與網紅，香港這邊雖規模較小，但邏輯相通。有評論指，內地戀綜的女嘉賓下了節目多轉型做自媒體，男嘉賓則往往「流量太差，變現太難」。放在《女神配對計劃2》的語境裏，5位本身已是藝人的女神，參與節目固然有尋偶的真心，但同時也必然獲得更高的知名度與討論度。這不是罪過，而是行業現實。問題在於：當「覓偶」與「上位」兩種動機並存，觀眾該如何自處？

當然，節目的局限也在此。當「被淘汰」與「被選中」的壓力籠罩一切，人的選擇難免趨向保守或表演化。有女神被網民圍攻，有人被冠以難聽稱號，這些輿論壓力反過來會令後來者更小心翼翼，寧可交出一份「安全」的答卷，也不敢真正暴露自己的猶豫與缺點。到頭來，節目口口聲聲追求真實，卻可能因為觀眾的過度投入與攻擊，扼殺了真實發生的空間。

內地戀綜與香港戀綜的差異，也值得一談。內地節目《心動的信號》，男嘉賓多為名校畢業、職業體面的精英，畫面精緻、節奏紓緩。香港《女神配對計劃2》則走「快節奏、貼地」路線，監製明言要壓縮單集時長，貼合香港觀眾的收視習慣。前者像一場精心布置的夢，後者更像一場有笑有淚的真人騷。哪種更好，見仁見智，但至少香港這條路，讓「女神」不必個個都活在濾鏡裏。

機器人清潔水箱

文公子手記 文公子

上星期最重要的新聞，當然要數在深圳舉辦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是繼上海、北京後，中國第三次舉辦APEC峰會。會上，中俄美領導人聚首一堂，再創歷史性的一幕。

同於11月19日，香港創科界也有盛事，就是行業最具代表性的「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結果公布。其中，由香港電腦學會主辦的「商業方案獎」，分為三個類別，包括商業方案（商業及公營機構）獎、商業方案（中小企業）獎及商業方案（新興技術）獎，共有11項本港創新科技方案脫穎而出，包括由特區政府機電工程署、建築署、房屋署，聯同香港智能建造研發中心與香港房屋協會共同開發之「人工智慧清潔水箱機器人」，除奪得「商業方案（大獎）」及「商業方案（商業及公營機構）」金獎外，並榮獲「2026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全年大獎」，成為今屆最大贏家。

據悉，「人工智慧清潔水箱機器人」，用以代替工人進入密閉空間清潔水箱，可大幅提升成本效益與職業健康安全，有效推動傳統維護產業升級轉型。機器人採用兩棲設計，可在水下以滾刷清潔牆面與水線，或於排水後進行全方位高壓沖洗及消毒；同時配備自主導航、路徑規劃、水下無線通訊及即時視訊監控功能，並結合人工智能辨別污漬，使工作人員能即時透過平板電腦檢視清潔效果。而機器人亦具備自動攝影歸檔功能，方便建立保養紀錄，為水箱清潔工作提供更安全智慧的方案。

政府最近發布的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中，已表明要推動各行各業引進「人工智能+」。而專為表揚在商業中善用人工智能的「最佳人工智能應用獎」，本屆由「2026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新興技術）」金獎得主，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的「用於新一代數位顯微鏡的景深擴展與三維重建」獲得。該發明基於開放式的人工智能計算成像引擎，主要解決傳統顯微鏡在高倍率觀測時景深淺、檢測效率低及缺乏三維分析能力等的痛點問題。

創新科技除作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新火車頭外，亦可同時發揮改善人類生活、提升工作效能的作用，各得獎者都是實至名歸。